

0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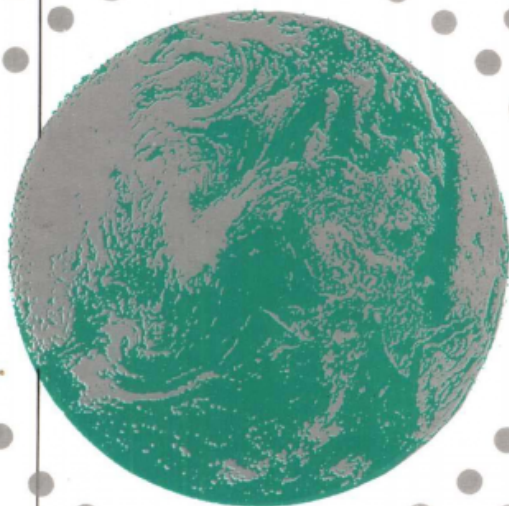
跨世紀宏觀系列
企業人必讀100

豐富人生

讀書的方法

外山滋比古

●著 潘鈞●譯



A HUNDRED BOOKS
NO BUSINESSMAN
CAN DO WITHOUT



A HUNDRED BOOKS
NO BUSINESSMAN
CAN DO WITHOUT

讀書的方法



0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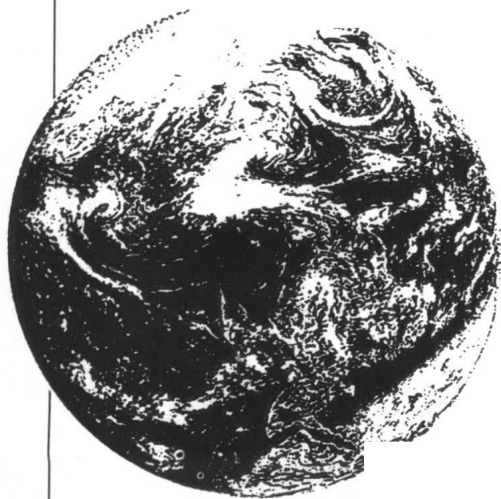
跨世紀宏觀系列
企業人必讀100

豐富人生

讀書的方法

外山滋比古

●著 潘 鈞●譯



A HUNDRED BOOKS
NO BUSINESSMAN
CAN DO WITHOUT

跨世紀宏觀系列 077

企業人必讀 100

讀書的方法

原著／外山滋比古

譯者／潘 鈞

校訂／尹學義

主編／黃台香

責任編輯／羅吉甫

美術設計／陳鵬天

編輯製作／宏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中文版精裝本

發行人／許鐘榮

出版者／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5號11樓

電話／(02)2182218

傳真／(02)2184704

登記證／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085號

排版／文盛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製版／天然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／偉勳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裝訂／精益裝訂股份有限公司

1995年3月初版

直銷總代理

崇雅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56號5樓

電話／(02)2182218

傳真／(02)2182240

郵撥／14092520

崇雅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律師

中文版©宏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●本書經由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取得中文版獨家授權。

全書文、圖局部或全部，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翻印。

讀書の方法 Shigehiko Toyama

Copyright ©Shigehiko Toyama 1981

All rights reserved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5

by Macrovision Culture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講談社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ISBN 957-720-266-7

作者簡歷

外山滋比古

一九二三年生於日本愛知縣。一九四七年畢業於東京文理科大學英文系，專攻英文。現任御茶水女子大學教授。著有《修辭餘感》、《近代讀者論》、《主筆之幕》、《異本論》、《日語的理論》、《日語的感覚》、《日語的個性》、《智慧創造的啟示》等書。

譯者簡歷

潘鈞

一九六一年生，北京市人。畢業於陝西機械學院，曾赴日本進修。譯有關於汽車、機械等方面論文數篇。

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——總序

趙耀東

二十世紀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大世紀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，繼之以四十年冷戰，至八十年代末，東歐忽傳變天，蘇聯瞬間解體，舉世為之錯愕。如今步入後冷戰時代，但見種族戰爭烽煙四起，俄羅斯政局動盪，西歐、北美區域整合，保護主義氣焰高漲，GATT四處叩關。相較於冷戰期間的壁壘分明，今天的世界反而顯得暗潮洶湧，前景難料。

再看八十年來的中國歷史，從軍閥割據、日帝侵華到國共內戰，二十世紀前半段，中國幾乎是在戰亂中一步步挨過來的。其後四十年，國共兩黨隔海對峙，大陸關起大門進行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，至一九七九年，突然矛頭一轉，開始「改革開放」，十幾年下來，翻了好幾翻，終於搞活了經濟，全世界為之側目，紛紛預言中國大陸將成為下個世紀的經濟超強。台灣四十年來則推動「計畫性自由經濟」，一躍而成「亞洲四小龍」之一。如今繼「經濟奇蹟」之後，進一步落實民主憲政，企圖再創一個「政治奇蹟」。今天兩岸各自的「混合式經濟體制」似有殊途同歸的趨勢。探親、旅遊、投資、交流人潮絡繹於途，但在政治上雙方仍然是不妥協、不讓步的姿態，造成「通信而不通郵」、「通貨而不通商」、「通行而

「不通航」、「通話而不通訊」等種種怪現象。兩岸互動的局面如何發展，似乎比世局更難捉摸。赴大陸投資的台商對此感受最為深刻。

作為一個企業界與財經部門的老兵，耀東對未來的世局與兩岸大勢，不敢妄下斷語。但耀東深信，在瞬息萬變的世局與撲朔迷離的兩岸形勢下，前瞻的思考、國際的視野以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，絕對是一個企業成功的必要條件。

百餘年來，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從落後國家成功轉型為先進國家的典範。在短短四十年內從廢墟中迅速重建，一躍而成世界經濟超強，國民所得甚至已超越美國。此一驚人成就，日本企業界的遠見與活力，當居首功，而出版界的配合亦功不可沒。無數的有心人士與出版家，不斷把世界最新的觀念與知識，快速帶進日本，同時對日本的社會與文化也持續進行檢討研究。日本人舉世聞名的團結與紀律文化，得之於出版界觀念傳播的功効極大。「如何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」，在日本出版界已形成一股熱潮，帶動起全民參與的風氣。反觀台灣，拿得出來的鏗鏘力作屈指可數，能不令國人汗顏！

「跨世紀宏觀系列——企業人必讀100」在此刻出版確屬見識闊遠之舉。這套書代表了日本知識精英與企業界對新世紀的前瞻思考與反省，不但值得企業人參考，也值得社會各界有心人士細讀。耀東深盼這套書的出版，能喚起企業人的憂患意識與豪情壯志，活學活用日本企業的最新思想，主動出擊，創造市場，革新經營理念，重塑企業文化，在本世紀結束前作好充分準備，並在下一個世紀成為一個卓越的企業，永遠的贏家。

前言

說來自己也覺得好笑，關於如何閱讀的問題，迄今為止，我曾產生過兩次念頭。

一次是在年輕的時候。當時自以為在外語解讀方面有了某種新的體會，因此在此後的十年間，我循著這條線繼續探索，發表了幾篇嘗試性的論文。

另一次是在大約十年前，這次不是談外語，而是泛指閱讀，並將其分為兩類：讀已知者和讀未知者。我甚至認為，不明確指出此二者有何區別，而只是一味地討論閱讀是毫無意義的。

此後，每逢有機會我便把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寫成文章。後來，我又想將已發表的文章，重新對讀書方法做一番整理。本書使我的這一願望得以實現，實

感欣慰。

本書是我近十年來對讀書問題思考的結晶。

因此書中所寫的「解讀未知」這一術語，以及為了對其加以說明而引用的例證，不少已在我發表的文章中出現過。

我想，刻意使用其他術語或引用其他具體例證反而容易混亂。因此，我決定不避重複之嫌。就此特別懇請讀者諒解。

代

序

——解讀未知

危機意識

我曾在某次日文教師聚會上演講，說起來這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。演講題目是「讀未知者」。我本人也覺得這個題目太煞有其事了，可是經過再三思考，我認定只能用此題目。我試圖藉此機會，把正在思考的東西講給語言教學方面的專家們聽。

學校裡教學生識字，指導學生讀書。然而學生是否讀得懂，是否確實會讀，我甚感懷疑。

我們平時總是說：讀過某一本書，覺得很有趣或索然無味。但事實上，讀

書似乎是一件棘手的問題。我們平日讀書幾乎是無意識的，或自認為是在讀書。然而，我們真的會讀書嗎？對此我們很少反省。

讀了就懂，並且覺得有趣，這難道不是因為在讀之前，我們對內容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了解嗎？倘若我們閱讀前並未具備與內容相關的基礎，對內容毫不熟悉，便很難讀懂，也不會讀出趣味來。

懂的自然就懂，不懂的依然不懂。這麼一來，讀書成了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。讀書之所以不可或缺，不正是因為它能使我們化不知為已知嗎？倘若讀書只是讀自己已經懂得的東西，那麼根本就沒有讀書的必要，那樣做只是白白浪費時間。

若不具備這種解讀未知，將其化為已知的能力，讀起來便是空泛不著邊際的。假若我們的教育不能培養學生這種能力，則毫無意義，長久以來，我一直有這樣的感覺，在現實當中，學生解讀未知的能力，並不是在課堂上養成的。我是就對此存有疑問。

於是，我便決定將上述想法向日文教師們和盤托出。我是門外漢，顧慮不

多。然而，對於國文教師來講，我的想法當然是非常失禮的。直到現在，每念及此，我仍然是汗流浹背。

當時，我之所以顧慮不多，其原因在於抱有危機意識，迫切的感到讀書教育不能再任其發展下去，決心呼籲大家對學校教育做出切實反省。

不過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一段可視為契機的插曲。

「先生的文章有誤」

大約十五年前，我曾接到一個提議。希望將我的一篇文章收入初中三年級國文審定課本裡。雖然後來我的文章也被收入其他教科書中，但當時對我來說，還是第一次。

我的人選作品是〈虛虛實實〉（收於《近代讀者論》）。寫這篇文章之初，我從未想過要給中學生讀。編輯委員對我說：「表達上稍微有些難懂，能否改寫一下？」的確如此。」我當時想便答應下來。當時我沒想到為教科書寫文章竟如此費力，可謂吃力不討好，付出辛勞卻不見成效。他們登載了這篇文章，取

名為「虛與實」。

這部教科書被學校採用後，聽到的反應平平。大多數人認為寫得太抽象、不好懂。說起抽象，我最初寫的時候盡力寫得明白易懂，文中引用了許多例子，假如這個目標未能達到，則只能怪作者無能了。做與自己能力不相稱的事情，為此而蒙受恥辱，真是無奈。當時我只想盡快地忘記這篇為教科書而寫的文章，但時隔不久，就在我試圖忘記它的時候，突然接到一封寄自北海道的信。寄信的地址寫著某中學三年級某班。到底信上說些什麼呢？我拆信一讀，大吃一驚。信上分明是指責我：先生的文章有誤。

倘若是批評文章寫得晦澀難懂，那麼由於之前已有過多次類似的經歷，決不會大吃一驚。並且，如果真有人指出來，我也還不至於否認，心想：也許正像他所說的。然而，這一次卻是有人指出我的錯誤，對此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充耳不聞。更何況這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，而是一篇收入教科書中的文章啊！若是批評我寫得乏味、難懂，即使我做不到心服口服，但至少還可以忍受吧！但說我出了錯，我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忍受的，儘管對方是中學生，我想這樣的

事情也是不允許的。

他們將主要矛頭指向下面這段話：

「語言與它所表達的事物之間沒有必然的關聯。」

我不清楚他們依據何種理由斷定我寫的這句話是錯的，但他們在信上寫著：「大家一起查字典，逐一確認了一遍。可是，不管怎樣總覺得這句話不正確。希望先生訂正一下。」

透過查字典來確認詞義，並認為如此便能判斷出文章所敘內容正確與否，這個想法本身是多麼符合中學生的身分啊！但這種思考方式，真令人啼笑皆非。

日文老師都上哪兒去了？

我曾一度打算寫封回信，後來又打消了這個念頭。對一封不署個人姓名、匿名投書式的信回應，原本就有些不符常規。雖然是中學生，但若有什麼意見，也應該負起責任，大膽陳述。當時我為自己找出上述的理由，但在內心深處存

有這樣的顧慮：給中學生寫信（或產生寫信的念頭），豈不是有失身分？於是我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。

記不清楚後來過了多久，我又接到了寫著同一中學同一班級名字的第二封信。信上說：「為何不回信？」信上還寫著：「事實上我們全班決議，判定先生寫的這篇文章是有缺陷的教材，並決定通告先生本人」云云。

對方認為好不容易告訴作者有謬誤，可是他既不感謝也不道歉，而是裝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樣子。不，非但置之不理，而且還像是要逃之夭夭似的，真是豈有此理！不能如此便宜了他。倘若真是這樣的話，我便再也不能用有失身分之類的言辭為自己開脫。不能不寫回信了，雖然我這麼考慮，可是總是遲遲不願動筆，究其原因恐怕是下面這個原因阻礙了我——從中學生的來信中絲毫看不出老師的影子。

這篇文章本應由老師在課堂上講授，或者也有可能老師不講解而由學生自修。可是信上就此隻字未提。根據信上提到的大家一起查字典這一點分析，恐怕還是學生自修的可能性大，也許因此才對文章不大能理解吧！因為如果老師

在場的話，那麼若有不解的地方，去問老師即可。不僅如此，另外還有一點，即他們「發現」了謬誤。按常理，他們本應該先去報告老師，可是，有關老師的話，信上卻一句話也沒有。

難道這所學校裡沒有日文老師嗎？或許有這樣的學校。要不然就是有老師，卻一問三不知。當然，也有可能是老師沒什麼出息，反而會出現英才。

最壞的可能性是，全班討論時，老師置身事外，倘若學生的批評與他所想的不符，便無法自圓其說。若是由學生向作者抗議，那麼即使出了事也可以辯稱是學生們所為。假如碰巧他們是對的，我的文章的確有誤，我不得不服輸，這時，老師便可居功。假如真是這樣，實在是太見不得人的一面了。說不定他們的確是在利用孩子，達到偷偷地建立功名的目的。

於是，我便開始回信，一邊想，必須盡可能冷靜地指出孩子們認識上的錯誤。可是，寫著寫著，不覺間文章的措辭語氣變得越來越激烈。

語言來自約定俗成

假如「語言和它所表達的事物」間有必然的關聯，那麼照道理來講，世界上的所有語言都應該是一樣的。可是，世界上卻有數千種相異的語言，因此，很顯然，二者間不存在必然的、不可分割的關聯。

以日語來講，「イヌ」這個名詞與狗這種動物之間的確有關聯，但它只不過是源自日本社會中約定俗成的關聯，若想分割即可分割。假如狗這種動物只能用「イヌ」這個詞來指稱，那麼它們間的關聯必定是不可分割的，以必然的關聯來看，不論是哪一個國家，按道理都應該用「イヌ」來指稱這種動物。

然而在英國，這種動物被稱為dog，這個dog同樣也是若想分割便可以分割的符號，所以如果到德國去，說dog則無法與當地溝通。

擬聲詞是人們用以模仿事物原本就有的聲音而造的詞語。按說在這種情況下，似乎應該存在著必然的關聯，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。

日本的雞啼和英國的雞啼並無二致，可是日本和英國卻用不同的模擬方式